

葉歸何處

簡宛著



爸
爸 獻
媽 給
媽

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更換

葉歸何處

定價：三十元

作者：簡 宛

發行人：洪 簡 靜 惠

出版者：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

書評書目出版社

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96號（二樓）

電話：(02) 5816283

劃撥帳號：19274

金門總代理：金門文藝雜誌社

金門新市里復興路130號

香港總代理：半島書樓

香港九龍長樂街一號

印刷者：協林印書館有限公司

電話：3319172

局版臺業字第0800號

中華民國六十年三月初版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月五版

封面設計：謝春德

有版權・勿翻印

大姊簡宛

簡靜惠

——本書作者簡介

也要停止寫作的時候就在看「飄」及「雙城記」了。她偏愛文學，喜歡書，更喜歡一大姊熱愛寫作，

我們的自己的感觸，是大姊最大的興趣和願望。

大姊是個好大姊，我們家兄弟姊妹七個，大家都以她為我們的精神支柱，她關心我們，引導我們，大姊一向是我們的良師益友。大姊熱愛寫作，婚後相夫教子，有一度還不得不放下教鞭，但從未聽說她也要停止寫作，她每天規定自己必看兩小時以上的書，每週至少上圖書館一次，這個習慣從她住在大度山（姊夫原在東海大學教書）開始，一直到目前他們住在紐約綺色佳康大的宿舍，從未間斷過，每晚當他們的胖兒子小全安睡後，夫妻倆就對坐燈下

用功讀書，每週總有一天，大姊會拋下家庭俗務、丈夫兒子而泡在圖書館裏「愛做什麼就做什麼！」

大姊是個充滿愛心的人，她愛她的朋友們，愛她的父母、弟妹們，她更愛她的丈夫和兒子，當然，我們大家也都愛她！

目 錄

閃亮亮的日子·····	1
風起的時候·····	七
追尋·····	一三
踩着碎夢·····	一七
風故雨人來·····	二一
風裏的懷念·····	二五
雲遊·····	二九

愛語·····	三三
歡樂時光·····	三七
奔馳在九月的陽光下·····	四一
再見，小屋·····	四五
走出風中·····	五三
山中一夜·····	五七
與你同在·····	六一
飛渡重洋·····	六五
感恩的日子·····	七九
看啊！大西洋·····	八五
初雪·····	八八
雪中康大·····	九三
再見！唐·····	九七
母親的來信·····	一〇三
迷途的羔羊·····	一〇七

學車記·····	一三三
壯行千里路·····	一二一
2	
葉歸何處·····	一三一
寒窗·····	一三九
情歸何處·····	一四五
兒女是我們的·····	一五三
花車·····	一五九
歸去·····	一六五
更上一層樓·····	一七三
倦鳥·····	一八一

閃亮的日子

「嗨！我第一次用自己的努力換取報酬，真高興，當然，要請客的是不是？可是怎麼請呢？」握着南華從加州寄來的信，有一份喜悅，却夾雜着淡淡的愁緒。真的，怎麼請呢？像從前一樣四個人一起看場電影，或爬爬山，或在她家的小客廳鬧上一天，賴着等吃伯母的江浙名菜？……可是，能嗎？這之間隔着如許的距離，而過去的，似乎是再也無法回來了。

過去的，竟是那麼美好，這些日子來，我一直沉緬着，那一串串惡作劇，無病呻吟、作夢的時光，深深的，不停的在我心中盤旋……

我們四個人，來自不同的地方，具有不同的個性，南華是一個伶俐的甜美的女孩子，尤其唸起英文來，字正腔圓，抑揚頓挫，好聽極了，而數學却和我半斤八兩，上課時只好大眼

瞪小眼。阿瑰是生物大師，解剖青蛙的能手，可是和我一樣愛無病呻吟，愛那種：「儂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儂知是誰」的調調兒，唯有我們的數學權威阿雲，她總會半譏諷的說：「瞧妳們這些酸秀才，比福利社的話梅還酸。」可是我們這些有着酸甜不同的人物，却湊到一起，從中學到大學，享盡了黃金時代的歡樂。

記得上高一那年，才過了年就到學校補習，而早春的脚步已從窗外的樹梢、花叢走入教室了，望着那一抹藍藍的晴天，我的心從代數老師的X·Y飛到雲端了，於是遞了一張紙條給前面的阿瑰：「窗外藍藍藍幾許，雲天霧宇春至，爲誰辛苦嚙代數，春郊正好遊」，她即刻回了一句：「春光無限好，碧潭泛輕舟」，好，通過了，再給旁邊的南華，她正在不耐的看手錶等下課，這一樂正中下懷，只有阿雲却老氣橫秋的劃了十個字：「少年不努力，老大徒傷悲」，可是結果她還是跟我們走了。四個人偷偷的溜出校門，做一次貪玩的學生，也許是這種撿來的快樂特別甜蜜，我們總忘不了那天忘形的樂趣。

還有一次，上體育課時，老師要我們自由活動，阿雲是籃球健將，而南華是羽毛球能手，我和阿瑰對這些都「沒什麼興趣」，於是我們繞着校園漫步，一直走到後面的稻田，那時正是「稻」浪翻風，快秋收的時候了，我們就躺在田埂上，仰望悠遊的白雲，嚼着無邊的夢，而不知黃昏已至，鐘聲已響，等到我們兩個找到時，體育老師已氣得臉都發青了，可是

我們却快樂極了，以後，那兒就成了我們的世外桃源。

高中快畢業那年，我們開始存錢，準備畢業旅行，每天存入四元，却只能零用一元，這對於我和阿雲真是一大威脅，每日飯後的紅豆湯和魚丸湯只好免了，一塊錢，只能買十個辣橄欖（因為那是最便宜的）一個人兩個，剩下的要抽籤或每個人啃半個，爲了半個橄欖我們會爭得天翻地覆，却是其味無窮，在那種經濟緊縮的情形下，誰也不敢提看電影或「額外支出」，而那時好片不斷上場，什麼「西廂琴斷」啦，「琴韻補情天」啦，「野宴」啦……正巧，阿雲在校際辯論比賽中得了第一，而我的「大作」又被她們拿去登在「北縣青年」上，大家嚷着要慶祝，可是怎麼慶祝呢？阿雲提議上福利社，好好補一補，可憐她饑壞了，而兩個大影迷却不約而同的瞅着電影版，最後通過看國際的「西廂琴斷」。那天，我們可真高興，快三個月沒上街了嘛！看着街上來往的人羣車輛，真像鄉巴佬進城，忽然阿瑰笑彎了腰，話也講不出來，只是手指着交通臺上的警察，指來指去活像科學怪人，我們也笑得眼淚直流，其實現在想起來那並不好笑，只是心中漲滿了太多的快樂，即使是一陣風吹，一聲鳥啼，也會笑得前仰後合。十八歲是一個愛笑也愛哭的年紀，不是嗎？

可是，我們太不用功了，一個現實的問題「大專聯考」把我們的夢輾碎了，四個人，全軍覆沒。落榜那天，三個落難者不約而同的跑到我家，抱頭大哭一場，後來一想，有什麼了

不起，明年再考就是了，我們有句口頭禪「天下沒有做不到的事」，於是又振作起來了，可不是嗎？只要我們決心做什麼，一定可以做到的，第二年我們相繼入了大學，又開始了人生另一段里程。

上了大學雖不能常在一起，但是寒暑假裏總有得鬧的，報告各人的趣聞和新環境的種種，有時也談談人生，偶而做作的感嘆一聲。不過，我們真的開始長大了，不再是那種手牽手天天形影不離的好朋友了，雖然距離喝咖啡談人生的年紀也還有一段，但我們都開始在追尋，追尋那虛無飄渺，又隱隱若現的「真實」，我們之間的距離更近，雖然空間拉長了我們，但是彼此了解更深了。

去夏，南華第一個踏上飛機，赴美深造，送行那一天，許多人都哭了，我僵直的站着，喉嚨似乎哽咽着什麼，但是我知道一個人要得到什麼，必定會失去什麼。臨走，南華擁着我們說：「記住我們的格言，天下沒有做不到的難題，希望能有一天再在美國重聚」，我的面頰濕了，不知是她的淚水還是我的，我不知道再見面將是何時了。

摺起了信，也摺起了我心中的傷感，回憶雖能給予人一種古老的甜蜜，但一個人要是永遠被回憶淹沒，即將看不到外面粼粼的世界，我要將這串閃亮的記憶，藏在內心的深處，也許可將生活中晦暗、喪氣的角落照亮。我站起來，決定給阿瑰和阿雲打電話，看用什麼方法

子日的亮閃

好好的敲南華的竹槓。

原載中華副刊

風起的時候

在見妳之前，我一直沉緬在過去同窗共讀，攜手散步的情景，即使畢業後我們各分南北，但並不減當年推心置腹，情逾姐妹的感情。只是，近來，妳的信少了，而且透着一種玩世的態度，因此我才決定來看妳。

看到我，妳仍是一團高興，像以前一樣，牽着我的手，在黃昏的田野間散步，然而，妳的話少了，眉宇間似乎隱藏着什麼，昔日的洒脫到那去了？我知道妳有過一次難忘的初戀，但妳說過，十八歲的愛情像一隻青蘋菓，清新而缺少甜味，妳告訴我這話時，我就爲妳高興，妳已經想開了，是不？可是，爲什麼妳的臉上又有着淡淡的哀愁？雖然，妳已經表現得那麼不在乎，可是，好友，我知道那是妳裝出來的。

「最近有沒看什麼好書？」我打破了沉默。雖然，我明知問得多傻，尤其在一片空蕩的田野，而夕陽已將下沉。以前，對了，以前我們總是在這個時候散步，有時談愛倫坡，有時談惠特曼，有時我嘮叨的談着自己無邊的夢。而現在，妳沉思着，却使我有窒息的感覺。「好久不碰書本了，」妳淒淒的一笑，帶着點無可奈何，「最近過得很瘋。」

我笑起來，不知道自己怎麼那麼神經？妳也跟着大笑，把眼淚都笑出來了。

「哈：我知道準是 fall in love 了，」我聽到自己空洞的音節，盪漾在薄暮中。

突然，妳緊緊的抓住我，「妳知道了，是不是？哦，簡，其實我早就要告訴妳了，只是，一直不知道怎麼開頭，我真的不知道……。」那張笑着的臉扭曲了，我拍着妳，而除此，我不知該做什麼？

「他結過婚，有一個瘦瘦生病的太太，而我愛他，」妳說着，問我是否要罵妳了，我沉默着，等妳說下去，「那天，我咳嗽着，毫無來由的，而他，悄悄的，放一張紙條在我抽屜，旁邊還有一包藥。妳知道，我們是同事，」我點點頭，「以後，我們就談起來了，談一些不關痛癢的話，相信我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有一個患病的太太，直到有一天，他沒來上班，我突然若有所失，一天茫茫然不知所措。同事告訴我他太太入院了，像是故意的，我一驚，幾乎又要咳起來了，我生了一天氣，氣我自己，我決定不理他了。妳知道，我是最恨那

種對太太不忠的丈夫的。」我點點頭，想起我們中學的英文老師

「好幾天後，他來了，頭髮長長的，鬍子沒刮，有種絕望的表情，但是很深沉，下班後，他跟我出來，低低的說他太太患了絕症，他覺得一切希望都幻滅了，我突然有種瞭解的情愫，就像我和Y的戀情。」她還沒有忘記Y，我心想：至少Y沒結過婚……

「我陪他走着，很長很長的路，他說害怕回到空洞洞的家，以後，每天下班後，我們就這麼走着。走累了，他去醫院。」

太陽已經完全下去了，四周漆黑一片，很遠的那邊有霓虹燈亮起，五顏六色的，像另一個世界。「我並不想得到什麼，我只希望給他快樂，一個人要是還能給別人快樂，至少還是有用處的，是不？何況和他一起，我自己也感到一種充實，他懂得很多，譬如我們喜愛的文學和畫。」我思忖着一個成熟而有野心的男人，危險。「他太太知道嗎？」

「也許，我去看過她，很精緻的一個女人，對我很好，我不知道為何要去看她，也許是一種內疚，她喜歡別人陪她，因此，我常去，然後他就送我，有時談得很晚。」

「妳就準備這樣下去？」我近乎生氣的，但聲音很低，想到她超人的才華，遠大的理想，就這樣丟棄了？

「我並不等什麼，生活原本是空茫的，未來和過去都不存在，而現在才是真實的，我也